

□刘永加

从上小学开始，我们就学到一个成语“杞人忧天”，这个成语是说，杞国有个人整天担心天会塌下来，地会陷下去，比喻缺乏根据和不必要的忧虑，这个“杞人”也成为人们的笑柄。但杞国究竟在哪里，许多人都不知道。

直到前几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七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后，榜上有名的“杞国故城”居然就在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才知道原来杞国就在山东。

那么这个杞国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不妨一探究竟——

杞国是中国历史上自夏代到战国初年的一个诸侯国，国祚绵延1500多年，国君为姒姓，是大禹的后裔，据《四书通典》记载：“杞，姒姓伯爵，禹之后也。殷时或封或绝。武王克殷，求夏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

杞国建国始于夏朝，其间时断时续，具体事迹已不可考。周朝初年，杞国重新建国，自东楼公起，有史料可考的传了二十位国君。杞国是小国，史书记载很少，《史记》虽有“陈杞世家”记载陈、杞两国的历史，但对杞国的描述只有二百七十多个字，都是历数其君主名号，而且还特别说：“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在司马迁的眼里，如此“小微”的国家，能记载他的君主名号已经不错，更别说记载其事迹了。

晋代史学家杜预曾记载：“杞国本都陈留雍丘县(今河南杞县中北部)，推寻事迹，恒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僖十四年，又迁缘陵；襄二十九年，晋人城杞之淳于，杞又迁都淳于。”缘陵，在今昌乐县，而淳于即今天潍坊黄旗堡杞城村一带。从周恒王十四年、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杞国在鲁国的帮助下占领淳于，直到周贞定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45年)被楚国所灭，杞国在此建都共计261年。

杞国这样一个小国，在诸侯争霸的年代，周围强邻的压迫，已足以令其难以安身立命，所以被迫屡有迁徙。杞国最初大致在今河南省杞县一带，后来迁到今山东省新泰，后又迁至昌乐、再至安丘一带，也就是现在的遗址处。

据以往资料和第三次文物普查实地考察证实，潍坊市坊子区黄旗堡镇的杞国故城，位于汶河岸边，东西长约1800米，南北宽约2000米，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杞国故城遗址由六大部分组成，分别是杞国故城城墙、皇城顶遗址、周家庄子遗址、周家庄子墓地、石佛寺遗址和九女冢，其中在坊子区黄旗堡街道杞城村西约200米处有一个面积约300亩的高台地，当地相传为杞国皇城所在地。

我曾专程前往杞国皇城故址考察过。当时，我看到皇城遗址，在杞城村的西南，在几个村庄的空隙里，就剩下了一个高台，东西长740多米、南北宽360多米，面积约400多亩地，是目前潍坊市坊子区发现的面积最大的文物遗址。高台地北侧有1.5米-2.0米文化层，断面上夹杂着密密麻麻的灰色瓦片，当地百姓耕种的地面上到处都堆积着这种瓦片和青色的碎砖。这种瓦片要么是器皿的碎片，要么就是屋瓦。据坊子区文物局考古人员介绍，这里出土的文物为战国至汉代的，大致有筒瓦、瓦当、陶罐、陶盆、陶瓮、铁镢、青铜剑及砚石等。站在高台上放眼望去，视野很开阔，四周的杞城、城后、城里、东门口、西门口等依照杞国故城所起村名的村子一览无余。

通过实地考察，我对杞国故城

有了一定的了解。站在那片废墟上的最高处——杞国皇城顶遗址，除了一个遗址保护牌，举目望去四周围地势比较低，可以看到故城周边的村庄和时隐时现的古城墙遗址。数千年的沧桑巨变，古时这里也曾经有过辉煌，但是如今早已荡然无存。

这个夹缝里生存的小国，终究没有逃过“杞人忧天”的忧虑，国灭人亡，沉睡到了历史的长河里，至今这一带连杞姓都没有了。

杞国古城在山东的几百年间，也流传下来了許多传说，其中孟姜女哭倒杞国城墙的传说最为著名。

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家喻户晓，在杞国故城却流传着另一个版本：孟姜女姓姜，是齐国贵族的大女儿，也是齐庄公的本家妹妹，后来嫁给了杞国人杞梁。杞梁本是杞君的本家，孔武有力、勇名远扬，而且事母至孝。由于喜好舞枪弄棒、不懂稼穡，家道衰落，在杞国难以为继，才带着妻子、母亲来到齐国临淄谋生。

周灵王二十二年、齐庄公四年(公元前550年)，齐庄公想重振霸业、出兵伐晋，却无功而返，于是想乘机攻打莒国。杞梁因为勇猛无比，经朋友举荐，作为先锋参加了这场战斗，杞梁屡立战功，最后不幸战死。齐庄公大胜凯旋，准备把杞梁隆重地安葬在临淄郊外，并亲自前去吊丧。这时杞梁的妻子孟姜女说：“吊丧有在郊外的吗？这不符合礼法吧？如果杞梁有罪，就不要安葬了。如果没有罪，就请君主把杞梁还给我，我们回老家安葬他。”就这样孟姜女将杞梁的遗体运回杞国，在杞国城北的公墓，停棺三日。孟姜女抚棺大哭，加上当时汶河河水大涨，久泡城墙，杞城的北城墙轰然坍塌。

这件事，东汉王充的《论衡》和邯郸淳的《曹娥碑》都有明确记载，说孟姜女哭倒了杞城的北城墙。到了西晋时期，崔豹在《古今注》中也记载了此事，只是有所夸大，说孟姜女哭倒了整个杞城。另外，周景王一年、晋景公十四年(公元前544年)，杞国国君的亲戚晋景公，集结各路诸侯帮助杞国修复城墙。当时百姓以为孟姜女哭夫哭塌城墙感天动地，由此这个传说在当地流传下来。

如今，小小的杞国只留下了一片荒凉的杞国故城，也留下了曾经貽笑大方的成语“杞人忧天”。

近年来，有专家通过深入研究杞国历史，对“杞人忧天”成语的内涵提出新的见解，使这个成语有了新的含意。杞国自商汤封建以来“或封或绝”，极不稳固，后又因宋国、郑国等所逼，举国由河南跋涉千里迁徙至此。杞国与鲁国为邻，但杞国不断遭受鲁国的欺辱。春秋前期，齐、晋等国先后成为诸侯霸主，杞竭力追随，甚至用联姻的方式得到庇护。在诸侯争战、互相攻伐中，杞国又时常受到强国欺凌，先后被宋、郑、莒、鲁等国胁迫，受宋、莒、淮夷、鲁等国多次攻伐，土地被他国侵占。

杞国生存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国祚几绝，被迫迁徙，甚至没有了杞人安居之地，这正是“杞人忧天”成语的历史背景。这种忧患，蕴含着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也许正是这个“弹丸之国”千年不息的秘诀之所在。

山东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有容乃大，杞国能在齐鲁大地生存近300多年，可见在这块土地上杞国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延续了自己的国祚。

现在来到了杞国故城的遗址，留给我们的虽然是一片废墟，但是站在这片废墟上，时刻警醒我们无论何时都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庞佃军

商河鼓子秧歌，一个承载了65万商河人集体乡愁的特色文化符号，一项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间舞蹈艺术。鼓子秧歌组织严密、粗犷豪放、昂扬向上，被誉为“北方汉族男性舞蹈的代表”，是“山东三大秧歌”之首，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2022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公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典型案例名单，商河鼓子秧歌成为济南市唯一入选案例项目名列山东省三大案例之中。鼓子秧歌何以能给一个县戴上如此瑰丽的“王冠”？偶然重温《商河鼓子秧歌赋》，一句“阡陌之歌，当风而吹”，陡然揭开鼓子秧歌“舞美商河，少笑盛景”前世今生的别样图谱。

商河，曾为黄河故道经略之地。《诗经·商颂》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记载，玄鸟所生即商族的始祖契，商河县志则记载，此“商”即今天的商河。考证其由来，历史上黄河曾流经商河县境，先后断续1500余年，河道极为混乱，经常数道并行，初因地属商族，故称“商河”(汉代以后因许商治水称许商河，今俗称大沙河)，隋置“滴河县”，在原“商”字左边加水字旁，河县同名，自宋代以后，河涸县在，“商河”二字专作县名，沿用至今。

由商河至滴河，再由滴河复归商河，不离不弃、如影随形的始终是商河人民的阡陌之歌、大河之舞。唐代沧州刺史薛大鼎以五言《许商河》如是记之：“洪流入海地无波，百姓欢呼麦丘坡。犹恐甘棠遭败剪，嘉名永锡许商河。”

商河鼓子秧歌始于秦汉，成于唐宋，兴于明清，繁荣发展至今，关于其源流，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结论趋向于三种，即“抗洪”说、“战争”说、“祭祀”说，目前“抗洪”说逐渐成为主流观点。舞以蹈之、歌以咏之，一句“百姓欢呼麦丘坡”，极生动地展现了商河人民战胜洪水之后万人踏舞庆祝丰收的狂欢。

“黄河文化育中华，齐鲁大地一奇葩。

鼓子秧歌震寰宇，气壮山河舞天涯。”

1992年，时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贾作光先生为商河鼓子秧歌欣然题诗如上。

商河鼓子秧歌以其气壮山河的艺术魅力令人迷醉。近

年来，商河鼓子秧歌日臻昌盛、完美，在国内外举行的各种比赛中，商河鼓子秧歌先后荣获几十项大奖。1955年、1980年两次组成农民鼓子秧歌队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均获优秀奖奖，2008年、2010年两次参加中国秧歌节，分别荣获优秀奖奖和最佳风采奖。

“跑场”作为传统鼓子秧歌表演的高潮部分，因其场阵复杂繁多、变幻莫测，集中体现了一支秧歌队的演出水平与质量。跑场的场阵中有不少借鉴了“四门斗”“八卦连环”“十面埋伏”“闯王进京”等古代战阵，威武雄壮、叱咤风云。“广场阡陌舒广袖，凌波仙子当风舞”，鼓子秧歌“伞、鼓、棒、花、丑”五种角色，亦刚亦柔，亦庄亦谐，动如脱兔，静若处子，别有一番风韵。

商河县委、县政府致力于以特色“非遗”讲述中国故事、展现文化自信。鼓子秧歌曾先后到韩国、日本、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余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在国内外掀起商河鼓子秧歌“文化潮”。

商河鼓子秧歌演出阵式深得“武圣”兵法精髓，进退攻防有招有式，演出组织又深获“文圣”之妙，礼仪规范中规中矩，一招一式尽显文武之道，一颦一笑洋溢着儒者风范。

2018年，商河县文化和旅游局启动“走近原汁原味的商河鼓子秧歌”大型采风活动，有赖于商河县中国秧歌古村鼓子秧歌代表团路来忠先生的回忆，一句流传经年，近乎失传的秧歌礼语从历史来到今朝：

少笑少笑！——秧歌表演队为首的向迎接者谦虚语。

盛景盛景！——迎接秧歌者为首的向表演者致谢语。

按路来忠先生的解释，以上八字礼语所应用的场景大致是：外出表演的秧歌队由礼官首先向对方迎接的为首长者揖首招呼“少笑少笑”，意思是秧歌队表演水平有限，请观众们少一点取笑，多一些鼓励。而迎接者则揖首呼应“盛景盛景”，意思是秧歌表演只有在过大年这样盛景的情况下才会遇见，这是很稀罕的场面，哪能取笑啊？

谈笑间，礼仪之道如沐春风、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商河人坚守鼓子秧歌一招一式里文化的“根”与“魂”，如此行稳方能致远。近年来，秧歌古村坚持进行传统秧歌的传承研学，“少笑少笑，盛景盛景”八字礼语鲜活如初。

投稿邮箱：

qlwbrwql@163.com